

牽腸掛肚慈母心

恢復健康的馬蟬，終於得以品嚐久違了的美味佳餚。

(馬蟬提供)

◎馬媽媽口述·賴麗君採訪整理

那是發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我的女兒馬蟬突然跟我說她腿痠得很，我帶她到福建當地小醫院看病，醫師說是肌肉發炎，打了消炎針便有些好轉。但是過幾天她又痠了，我再帶她去看醫師，我跟醫師說，這幾天發現她臉色特別蒼白，會不會是貧血？

於是醫師為她做血常規化驗，結果白血球細胞已經上升至三十多萬。我開始緊張起來，當天下午就帶她到福建泉州市兒童保健醫院做檢查；檢驗結果是「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我聽到醫師這麼說，心都要裂成兩半，我可憐女兒才十三歲，怎麼就得這要人命的病！

只要能治好女兒的病，就算傾家蕩產我都願意。

後來我帶著女兒到上海華西醫院求診，醫師說要進行骨髓移植才能挽救孩子性命，可是沒有配型成功。之前我也曾到上海、紅十字會、廣州去找過，他們都說中華骨髓庫的資料太少，配到的機率相當低。

就在萬念俱灰的時候，在浙江杭州醫院做事的姊姊打電話給我。她說，台灣慈濟骨髓捐贈中心的李政道主任要來他們醫院



演講，也許可以請他幫忙。於是那天我就從福建趕到杭州。等到李博士演講完，我留住他，跟他說明我女兒的情形，並將在上海配型的結果及一張孩子的照片交給他。

李博士跟我說會儘量協助，要我安心。果真，他立刻將檔案交給浙江血液中心主任嚴力行。嚴主任先幫我們從當地血液資料庫做配型，還是沒配上，於是又將資料送到台灣。一個多月後，李博士就來電說，已找到配對的骨髓。

我當時真是高興極了，壓在心中的那一塊石頭總算稍微卸下。雖然做骨髓移植要花好幾十萬人民幣，我跟愛人都是領死薪水的，實在負擔不起；但只要能治好女兒的病，就算傾家蕩產我都願意。

我女兒是在浙醫二院做骨髓移植，當時是年紀最小的患者，醫院特別通融我住進無菌室陪她做治療。整整三個月，我看著她日日夜夜身心受折磨，真是想代替她疼，但是我只能掉著眼淚看她痛苦。我的寶貝女兒，叫媽媽怎麼忍心……

最痛苦的是做大劑量化療。因為藥物不能停留在體內太久，所以她每半個小時必須起來解尿；一會兒躺下，一會兒起來，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能安穩地睡覺。有時她實在太累、太睏了，仍要強拉她起來解尿，解不出來要硬逼出來，否則就要打泌尿針。

她頸上還插著三根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時做輸液，睡覺也是。後來她因為藥物過敏，身上開始長一塊塊紅斑，癢得她受不了，好像全身有螞蟻在爬；可是又不能抓，因為她這時已經沒有免疫力，萬一抓破皮感染會很危險，我只好拿冰塊幫她敷。

做骨髓移植那天一度發生緊急狀況，她發燒到三十八度多，心跳一分鐘一百二十多下，醫師、護士們都很緊張，打針後才慢慢緩和下來。我問她怎麼心跳這麼快？她這才流下眼淚說：「媽媽！我害怕，害怕再也走不出無菌室！」當時我真是心痛極了，忍不住也掉了眼淚。這個孩子一向很堅強，不論什麼痛苦，她也不會喊一聲痛，只會偷偷地掉眼淚；她真是太害怕、難過到極點，才會跟我說這些話。

我安慰她：「不要害怕，想想台灣那位姊姊捐了那麼多骨髓，比你扎了更多針、更痛，你就要勇敢地接受治療，快快健康起來！」她聽了就跟我承諾：「媽媽！我一定會好起來，不會辜

負那位好心的姊姊！」

其實我心裏比她更擔心，萬一她有什麼不測，叫我怎能接受！每天晚上我都不敢入眠，一下子起來摸摸她額頭，看看有沒有發燒，一下子起來看看她有沒有在呼吸，一下子起來看看她哪裏不妥……

當我女兒走出無菌室那天，我就有一股衝動，
想要衝到那位小姐面前給她磕頭，
感謝她賜給我女兒生命！

現在我女兒已經出院一年多，身體也慢慢復原。我整天都在家裏陪她，早上帶她去公園散步，中午休息一會兒，然後陪她看看電視。畢竟是小孩子，還是得有人陪著她，家裏經濟勉強能過就好。

我們很感激福建煉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以及工廠子弟小學為我們募款，解決我們醫療上的負擔，否則我們真的拿不出這筆錢。不只是住院醫療費用，光是出院吃的藥就貴得嚇人，一顆藥就要五十元人民幣，一天必須吃十顆，一個月下來要花一萬五千元人民幣，我和愛人實在負擔不起。

最感激的是捐髓的那位台灣小姐以及慈濟人。當我女兒走出無菌室那天，我就有一股衝動，想要衝到那位小姐面前給她磕頭，感謝她賜給我女兒生命！我常常跟我女兒說：「你現在身上流的是那位阿姨的血，所以她也是妳的媽媽！」我女兒也常跟我說：「我很想見那個媽媽，感謝她讓我活下來！」

去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我女兒很擔心那位小姐安危，一直說要打電話問候。後來寫了封信請慈濟轉交給她，直到我們聽說她沒事，才安了一顆心。

從今以後，不管在何時何地，我和女兒會一直為那位好心的捐髓小姐祝福、祈禱，我想上天也會保佑她及家人永遠平安順遂！



◀手術之後，在雙親的細心照料下，馬蟬重拾往日健康的笑靨，更開心的是寶貝著女兒的雙親。

（馬蟬提供）